

世界宗教研究

SHIJIE ZONGJIAO YANJIU

2

1981

世界宗教研究

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的初步理解·····	张继安(1)
藏传因明学发展概况·····	杨化群(13)
集量论颂·····	陈那著 法尊译(20)
玄奘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年代考·····	罗 熠(29)
略论康僧会佛教思想的特色·····	杜继文(37)
试论智顗·····	翁志鹏(44)
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	丁汉儒、温华、唐景福(54)
吐蕃佛教述略·····	王 尧(64)
论黄老之学·····	钟肇鹏(75)
唐代佛道之争研究·····	李斌成(99)
《天方性理》哲学思想初探·····	李兴华(109)
关于萨满教的几个问题·····	刘建国(119)
羌族原始宗教考略·····	曾文琼 陈泛舟(125)
少林寺与孔门禅·····	温玉成(136)
房山石经述略·····	吴梦麟(148)

封二、三：《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序》

STUDIES ON WORLD RELIGIONS

Vol. 2, 1981

Reflections on Karl Marx' Saying that "Religion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Zhang Jian (1)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School of Hetuvidya.....	Yang Huaqun (13)
The Pramana Samuccaya	Dinnaga, translated by Fa Zun (20)
Ascertaining the Year When Xuan Zang Translated the Nyayadvarataraka Sastra	Luo Zhao (29)
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Kang Senghui's Buddhist Thought.....	Du Jiwen (37)
On the Tientai Master Zhi Yi.....	Weng Zhipeng (44)
Characteristics Shown in the Formation of Lamaism	Ding Hanru, Wen Hua, Tang Jingfu (54)
A Brief Account of Buddhism in Ancient Tibet.....	Wang Yao (64)
On the School of Huang Ti-Lao Tsu	Zhong Zhaopeng (75)
Remarks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Tang Dynasty.....	Li Bincheng (9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Contained in Tian Fang Xin Li—A Chinese Book on Islamic Doctrine	Li Singhua (109)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Shamanism.....	Liu Jiangguo (119)
A Brief Account of the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Qiang people	Zeng Wen-qiong, Chen Fanzhou (125)
The Shao Lin Temple and the Kong Meng Zenism.....	Wen Yucheng (136)
A Brief Survey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ound in Fangshan	Wu Menglin (148)
Frontispiece,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ilation of Tantric Dharanis in Buddhist Supreme Vehicle	

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个论断的初步理解

张 继 安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是马克思于1844年提出来的。它揭示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科学地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本文根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阐述了这一论断的具体内容，及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这一论断的发展。本文还进一步论述了列宁对这一论断的发挥，指出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正意味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是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

作者张继安，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室副主任。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列宁说：“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直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教导看成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十年浩劫期间，由于“四人帮”在宗教领域内实行极左路线，造成了不少混乱，因此目前有些同志对此论断产生了某些疑虑：究竟这个论断是不是科学的论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会不会在宗教问题上为极左路线提供理论依据？本文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这些问题谈—点个人初步的看法。

宗教有其长期发展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就产生了自发的原始宗教。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为的宗教，宗教便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联系起来，并被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其手中的精神武器。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都曾大力扶植利用某种宗教来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相反，进步的阶级为了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往往都从理论上对当时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进行批判。至于这些进步阶级在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进行斗争时，是以彻底的无神论姿态出现，还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这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在阶级社会里对宗教的批判总是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系的，是当时阶级斗争的—

个方面。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揭示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不少进步的思想家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进行过探讨,并提出过很有见解的看法。这对我们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

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奴隶主革新派、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卢克莱修在反对当时奴隶主保守派西塞罗的宗教神学思想时,坚持并发展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并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宗教是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说宗教“孵育了”人间的种种罪恶,他还把宗教比之为“束缚人们心灵的锁链”,并公然声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从人的心灵解开那束缚着它的可怕的宗教的锁链。”^①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所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们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对宗教神学进行过长期的批判,对它的反动社会作用作了深刻的揭露。

十六世纪下半叶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米谢尔·德·蒙台涅把宗教比之为“拴住牛鼻子的绳子”。后来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让·梅叶对这话作了很精彩的说明:“像蒙台涅所说的,所有这些捏造出来的东西(指宗教)实质上都不外是拴住牛鼻子的绳子,其作用只不过是限制愚者和无知者的智慧而已”。^②梅叶认为宗教是奸猾狡诈的阴谋家虚构出来,又由骗子手予以渲染扩大,而后由无知者加以信奉,最后由国王用法律加以维持和巩固,其目的为了使人民就范,使这班人可以为其所欲为。他把宗教说成是捏造和无知的产物,虽不科学,但对宗教所起的麻醉作用的揭露却是一针见血的。其后,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思想家们都对宗教的反动社会作用作了大量的批判。如拉·梅特利把宗教比喻为“神圣的毒药”^③,他认为宗教宣扬禁欲主义是用来毒害人民的“自然权利”和“本性”的一服“神圣的毒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对宗教进行批判最得力的大概要算霍尔巴赫了,他用大量事实指明了宗教对社会所起的危害作用,指明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奴役人民的反动作用,狠狠打击了封建制度和僧侣主义,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指出,“宗教只是一种奴役人民的可靠手段”,“君主们利用宗教只是为了愚弄和奴役无依无靠的臣民”,“看来,虚构出宗教的唯一目的只在于奴役人民和使人民处于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只要民众感到自己在地上的生活太不幸了,人们就会用神灵的愤怒相威胁,强迫他们沉默;人们就会叫他们向上天祷告,其目的在于使他们不注意自己痛苦的真实原因,更不要让他们想起用大自然赋予民众的那些手段同这些原因进行斗争。”

^④这些话揭露宗教的社会作用是相当深刻的。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对宗教的批判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以战斗的姿态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奴役欺骗人民的罪行,对此,恩格斯和列宁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列宁说:“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⑤可是,他们只是从统治者的人为编造与人民的无知来说明宗教的产生,并不了解宗教产生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1962年版,第6—7页,第50页。

② 梅叶《遗书》第1卷,第18页。

③ 拉·梅特利《人是机器》,三联1965年版,第52页。

④ 见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商务1966年版,第151、153、148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6页

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因而他们还没有科学地说明宗教的本质。

其后，德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并指出“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是人们在“幻觉”和“迷人的假象”中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把宗教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可是，由于他对人的本质的了解基本上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因此还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宗教的本质这一问题。

可见，在马克思以前，不少思想家已经对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的问题作过许多研究。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在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因此对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的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完全科学的结论。在此问题上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并做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科学的论断。

二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是马克思于1843年底到1844年1月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的。马克思是怎样得出这个论断的呢？

这要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说起。马克思早期的思想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随着其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转变，他的宗教观也由启蒙的无神论变为科学的无神论。这个论断就是其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最初表现。

从他于1839年至1841年3月所写的《博士论文》明显看出，他“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①可是就在这篇论文里，也看出他已是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无神论者了，他当时已对古代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及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的著作做过深入的研究。^②

1842年至1843年3月马克思在办《莱茵报》期间，由于直接参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因为要对各阶级间的“物质利益”问题（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关于摩塞尔农民状况等问题）发表意见，为穷苦百姓辩护，使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发生了怀疑，这是促使马克思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最初动因，这就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在宗教观上，无疑1841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给了他很大影响，在他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843年至1844年1月马克思筹办《德法年鉴》期间，是其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马克思于1843年夏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标志着他已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了。马克思本人后来对这本书做过这样的总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页

^② 参见《博士论文》序及附录。

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这时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还沿用了十八世纪的术语‘市民社会’,但其所指则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社会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在该书中所提的“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的表述。

马克思于1843年秋所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宗教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指出:“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②“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③可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宗教问题的阐述,已经为我们奠定了研究宗教问题的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即宗教问题是属于第二性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必须建筑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这已和历史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于1843年末至1844年1月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著作,其中包含着许多马克思主义光辉思想的最初表述。《导言》第一部分是论述宗教问题的。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前一阶段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总结,以及他个人当时关于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观点的阐述。

(一)马克思提出,宗教是反映“颠倒了的世界”的“颠倒了的世界观”:“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了宗教”的思想是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当时德国关于有神论与无神论争论所围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神学家们说是上帝创造了人,而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他说:“在宗教思辨看来,上帝是第一性的,而人却是第二性的。它就是这样来颠倒事物之天然秩序的!第一性的正是人,而第二性的乃是人之成为自己对象的本质——上帝”。^④后来,费尔巴哈把这个思想表述得更加明彻:“并非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是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神。”^⑤费尔巴哈不仅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产生宗教的心理学根源,因此他的无神论理论和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25页

③ 同上,第446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50页

⑤ 同上书,第691页

相比,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更高的阶段。可是,费尔巴哈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因此对人的了解还是抽象的,只是就人的自然属性方面来了解人,因而不能了解宗教的真正的社会历史根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不足。马克思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由此继续前进,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从而把费尔巴哈甩在后面。马克思明确指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社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正确地解决了人的本质的问题,因而就把宗教问题奠基于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颠倒了的世界”,指的就是充满着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私有制社会,或着说得更具体些,也是指“市民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存在着使劳动者处于“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导言》),所以马克思把这个社会称之为“颠倒了的世界”。这就是说,由于私有制社会(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使劳动者在现实世界里处于非人的地位,亦即处于“自我异化”的状况之下,因而才产生了宗教的幻想,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所以宗教的异化是人在现实世界里的自我异化的表现。这正好说明了宗教的本质,即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不过是这个“颠倒了的世界”的反映。马克思由此继续前进,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分析它的矛盾,并由此作出革命的结论。对于这个世界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亦即使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①这样,马克思便从这里作出了革命的结论,把自己的科学无神论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了。

(二)马克思提出,宗教是现实苦难的表现以及对这种苦难的抗议。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导言》)虽然从这段话还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痕迹,可是这话已经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并增添了新的社会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表述。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曾说过:“受难是基督教之最高诫命—基督教之历史本身,就是人类之受难史”^②。他还说过:“‘上帝是灵魂深处无法描述的叹息’——这句格言是基督教神秘学之最值得注意的最深刻的、最真实的表述。”^③费尔巴哈只是从人的感情、爱等等引出宗教观念,这实质上仍然是唯心史观。而马克思的话却是建筑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具有了非常丰富的深刻的社会内容,揭穿了宗教的秘密,说明了宗教的本质。人们之所以要幻想一个自己受苦受难、一心一意为了拯救别人的救世主,正因为他们现实的苦难里感到孤力无援,无可奈何。而且这也正好反映了人们对现实已经完全失掉了希望,才来求助于一个幻想的救世主,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抗议。当然,这种抗议只是消极的,不但不会引导他们起来向现实的苦难进行斗争,而且更由于把视线转移到来世,因而在客观上还有利于维持现实的苦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

① 《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17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90页

③ 同上书,第155页

叹息,只是为了消散自己的痛苦而发出的呻吟,只是人们受压抑的感情的流露,只是人们幻想的太阳,并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宗教就如同人们吸食鸦片以后所产生的幻觉一样,这幻觉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的痛苦,给人们带来现实的幸福。

(三)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马克思提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的“道德上的核准”,“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是苦难世界的“灵光圈”。这些话说明,在阶级社会里,宗教实际上是对这个充满着剥削和压迫的颠倒了的世界起着道德上和理论上的论证和辩护的作用,并给这个使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世界涂上一层美丽的色彩,加以神圣化,从而起到维护它的作用。因此,宗教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有利的,可以为他们的统治进行辩解,所以难怪他们必然要来大力扶植利用宗教了。相反,宗教对于人民只能起到欺骗和麻醉的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宗教给人民以“幻想的幸福”,为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虚幻的花朵”,因此,宗教对人民顶多只能起到暂时“精神慰藉”的作用,决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马克思以犀利的笔锋揭穿了宗教对人民的这种欺骗作用,并怀着满腔热忱引导人民摆脱宗教这种精神锁链,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去争取现实的幸福。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导言》)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当时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的理论概括,大体上包含着上述几方面的内容。这个论断表明这时马克思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已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科学地解决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这个论断只是指宗教在一个方面的属性而言,而且是比喻式的说法。是的,这个论断固然不是对宗教所下的定义,而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说明问题的,然而这个比喻不只是说明了宗教在一个方面的属性,而是说明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反映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因此,就不应把这个论断仅仅看成是马克思偶尔提起的一个比喻,只反映了宗教的某一方面的属性。因为这样说,会贬低这个科学论断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所应占有的地位。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个论断,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成熟和发展,关于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又有了那些新的阐述。

1845年—1846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形成的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的制定,以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于经济基础的规律的发现^①,关于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完全科学的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的存在和发展要由这个基础来加以说明,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它又要为自己的基础服务,起到维护这个基础的作用。正是从这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关系,从而揭示了在私有制社会里宗教如何为各种私有制度进行辩护。马克思在

^① 参见《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二书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①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宗教问题，他们特别侧重于揭露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意识地利用和扶植宗教来麻痹和腐蚀被剥削群众的反动作用。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剥削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都要利用宗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如罗马帝国起初曾镇压过早期基督教，后来又利用它，并增添了有利于统治者的内容，把它定为国教。欧洲中世纪更是基督教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形成神权政治的时期。而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也不例外，把宗教作为“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②并花大量的金钱来支持各教派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第二，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统治阶级都要大力扶植利用宗教的原因。这是因为一切剥削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与广大劳动群众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寻求某种传统的力量支持，而宗教的鸦片本质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于是统治者就用大力来扶植并利用宗教。恩格斯晚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英文版导言》，以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的情况为例，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要从工人阶级身上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指英国资产阶级）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参加镇压‘下层等级’、从事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③

三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列宁继承了马、恩的基本思想，更有所发挥。

第一，列宁以更加明快的语言揭穿了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本质作用。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④列宁在这里对宗教的作用作了具体的阶级分析，指出：对于剥削阶级，宗教既为他们现世的剥削生活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又保证了他们只要肯在人间施舍行善，死后定会享受天国的幸福。宗教为剥削阶级真是想得太周到了，不但考虑到他们现世的幸福，还为他

① 《马克思全集》第4卷，第218页

② 《马克思选集》第4卷，第253页。

③ 《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393页—394页

④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们享受天国的幸福准备好了门票。可是对于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宗教却要他们安于现状,对于自己现实的贫穷和苦难采取顺从和忍耐的态度,即采取所谓贫而无怨、安于天命的消极态度,决不起来进行任何反抗、去争取现实的幸福,而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死后的天国。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所以列宁才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精神上的劣质酒,被剥削群众饮了这种酒就会丧失自己的斗志,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地位,因而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因此,宗教对于剥削阶级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对于被剥削群众,从根本上说来,只能起到腐蚀、麻醉的作用,丝毫无益于他们现实的利益。后来,列宁还说过,用宗教来“安慰奴隶是有益于奴隶主的,真正同情奴隶的人,要领导他们愤恨、暴动和推翻压迫,而决不是去‘安慰’他们。”^①列宁关于宗教对被剥削群众的这种麻痹作用的阐述,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论形形色色的宗教之间有多少区别,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要利用宗教来为自己服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第二,列宁进一步把统治阶级对宗教的扶植和利用说成是他们维护自己统治的两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之一。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②一切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暴力镇压的工具——国家以外,还要辅之以宗教这种精神的工具,以此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

第三,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石。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明确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③列宁这段话决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我们在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还看到,他曾说过:“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④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基础,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争论。可是在谈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时,往往引起异议。我们不妨引用恩格斯所说的一句话:剩余价值的学说“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⑤这说明正因为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所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名言揭露了宗教的秘密,揭露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把这一名言当作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石呢?我们认为可以这么说的。所谓“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无非是说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

① 列宁《奴才》,《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5页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④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

⑤ 《反杜林论》1970年单行本,第25页

是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

如果我们承认这点，那么我们由此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我们研究宗教的根本目的应该有助于使广大群众认清宗教的本质及其对人民的麻醉作用，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神学，使暂时还处在“宗教迷梦”中的群众逐步觉醒过来，摆脱这种精神锁链，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现实世界的“天堂”。总之，我们的宗教研究应该有助于提高群众的觉悟，削弱宗教对群众的影响。

四

有人或者认为宗教不但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过，而且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战争都利用过，宗教似乎成了某种中性的东西，不具有阶级性，从而怀疑“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

原始社会的宗教没有阶级性，也谈不上统治阶级利用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宗教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有明显的阶级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应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宗教问题。要把某一特定的宗教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具体环境中去加以研究，这样才能揭示出这种宗教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和要求，才能对这种宗教的社会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宗教问题，就可以清楚看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所扶植和利用的宗教，作为维护其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起着反动的作用。而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利用路德派或加尔文派的宗教改革所进行的革命运动是把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作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这些教派当时所维护的并不是封建主的利益，而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些教派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至于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往往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我们当然不可因其具有宗教的色彩而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必须透过其宗教的外衣看出决定这一运动的经济原因和阶级内容。事实上，无论是新兴资产阶级所利用的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或农民战争所利用的某一教派形式，都具有确定的阶级内容，只能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决不可把宗教看作如同语言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东西，仿佛那个阶级都可加以利用似的。

如果根据历史上农民运动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曾利用过某种宗教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从而否认“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一，从理论上讲，应当注意不要把形式和内容混淆起来。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关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战争利用宗教作为反封建的武器，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他们用词十分慎重，把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利用的宗教称之为“宗教的外衣”、“神学的形式”、“宗教的标志”等等，但用得最多的是“宗教的外衣”。他们强调，应该透过“宗教的外衣”揭示出决定某一运动的经济原因和阶级的要求。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后者是决定运动性质的内容，前者只是运动表现出来的形式。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事物的形式和事物的内容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有时候二者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宗教本来是麻醉劳动人民的東西，可是当革命的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利用它时，我

们就不应当因为某一运动具有宗教的外观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该仔细地透过其宗教外衣揭示出这一运动的真实的革命内容,看出革命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要求。而且有些革命运动虽然还披着宗教的外衣,可是其真正革命的要求早就突破了宗教的框框,它不是象宗教那样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而是诉诸革命的行动,为建立地上的“天堂”而奋斗了,可以说,这时它所利用的宗教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了,正如马克思对自然神论所说的,“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第二,从事实上看,如果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战争(特别就西方而言),为什么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因为宗教是科学的思想武器,而是因为当时除此以外还不可能有别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因为当时处于神学是统治一切的条件,一切意识形态都从属于神学,而带有神学的色彩。因而在当时,任何革命运动都必须披上宗教的外衣。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状态,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来反映本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而后来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成熟的资产阶级就完全抛弃了宗教的外衣,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可见,我们虽然并不能因为这些运动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而否认这些运动的进步作用,但宗教的外衣毕竟使他们的运动带有某些迷信的色彩,表现了当时运动的局限性。

五

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科学的论断,也许有人还存在着另外一些误解,担心今天提出这个论断正好给极左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个科学的论断是否与极左路线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列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科学的无神论,因此在世界观上与宗教是根本对立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科学论断说明了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也表明了马列主义政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根本立场,指明马列主义政党应该与宗教进行原则的斗争,并有意识地引导群众摆脱宗教的束缚。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马列主义同时还认为这只是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但马列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起码的原则之上,还应该“善于同宗教作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根据宗教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来与它进行有效的斗争。由于宗教的产生、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所以当宗教的社会根源还存在的时候,就必然有一部分群众相信宗教;而宗教信仰又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禁止和取缔宗教。因为这样做不但起不到教育群众、削弱宗教的作用,反而会助长宗教的发展,并且人为地制造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矛盾,不利于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马列主义强调,在宗教的社会根源还存在的时期,在有一部分群众还相信宗教的现实情况下,对待宗教问题切不可采取禁止或取缔的简单态度,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因此,从理论上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不但与极左路线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且是直接对立的。

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恩格斯和列宁对于在宗教问题上的极左路线早就作过严厉的批判。还在1874年，恩格斯就对侨居在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进行过批判，他们在宣言中声称“在公社中……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恩格斯把这斥之为无政府主义的空谈，愚蠢的举动，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为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1877年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时，又对杜林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禁止宗教存在的极左的主张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样对宗教宣战，就比俾斯麦用警察手段反对德国天主教有过之无不及，并认为这样做不但消灭不了宗教，还会延长它的生命期。后来列宁在论述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时，又重述了恩格斯以上的论点，明确表示在宗教问题上反对采取极左的作法，并指出同宗教作斗争，要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要“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①

我们党对宗教问题也十分重视，根据马列主义宗教理论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②全国解放以后，明确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我们党在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时，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担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给极左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纯然出于误解。把“四人帮”在宗教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归罪于这一科学论断，是没有道理的。“四人帮”在宗教领域内所犯下的罪行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马列主义宗教理论本身，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

最后，为了更全面地说明马列主义对待宗教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指出，马列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也进行过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反对左的倾向，而且也反对右的倾向。例如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就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批判。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歪曲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宗教也是私人的事情，从而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原则斗争。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右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这仅仅是对国家来说的。也就是说，对国家来说其公民的宗教信仰完全属于私人的事，公民有权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或教派，或不信教；公民不论信教与否、不论信仰什么宗教或教派，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国家一律给予保护，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可是对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宗教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后来，列宁对此作了更加明白的说明，指出，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所以“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必须与“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无神论，引导他们摆脱宗教的束缚，当然这种斗争只能采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因此，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与宗教进行思想斗争，决不是私人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①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四人帮”执行极左路线破坏了党的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给宗教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今天确实应该大力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宗教界多年来的冤、假、错案一一予以平反、纠正,使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放下包袱,积极参加四化建设。另外,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意识在人们头脑中还有相当影响;又由于十年动乱,“四人帮”为非作歹,造成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再加上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些都是产生宗教的根源。在这些根源还严重存在的时候,还应该对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宗教理论和科学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不赞成把无神论宣传看成是万能的,因为只要宗教的根源还存在,仅靠宣传教育并不能消灭宗教。但是在引导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的前提下,同时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适当的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理论及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削弱宗教的影响,有利于科学和进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科学的论断是马列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它概括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指明了马列主义对宗教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向人民阐述这个道理是完全必要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64页

藏传因明学发展概况

杨 化 群

本文着重从“译传”和“义理”两个方面，阐述了藏传因明学的发展概况。在“译传”部分，作者介绍了藏传因明学形成、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及我国藏文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因明学著作。在“义理”部分，作者对《摄类》关于概念的划分和认识以及对概念所下定义的一般情形作了详细例证，指出因明学在佛学中的位置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所以有人称为“佛家逻辑”，它既讲辩论的形式，也有认识论的内容，实际上是阐明甚至是达到立论目的所必由之途径的一门科学。

作者杨化群，192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藏汉大辞典》编写组成员。

对这个问题，拟从译传，义理两方面作个简单的叙述。

一 译 传

藏传因明学，是随着佛学传入我国西藏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随着汉地、印度佛教思想不断传来，给予它持续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藏传佛学系统化，逐步构成了这种有特色的藏传因明学。

藏传因明学有它自己的特点。要了解它，须从它的如何发生，发展，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结构等方面去考察。藏传因明学的发生和发展，有它内外的主客观条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属于译传和讲学方面。藏传因明学学说的来源，基本上是靠译传和讲学为媒介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带决定性的条件。自公元七世纪西藏学者吐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之后，在当时吐蕃王松赞干布的积极支持下，逐步得到普遍应用，成为翻译和写作的唯一工具。从而佛教的文化和其它的作品等，才得以逐步从印度、汉地翻译过来，并逐步开展了广泛的讲学活动。

第二，与上一条有密切联系的是属于研究和融通的方面。随着佛学典籍的译传，使因明学资料日益增多，所传播的因明学理论，也逐渐明确起来，为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因明学得到一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至今在藏文文献中,尚保存下来的因明学作品,究竟有哪些呢?从德格版“丹珠尔”——意译为《论藏》——典籍中,按其目录,共有二十帙,察其细目共有六十六种。在此,把它分为陈那的和法称等的两大部分,列举于下:

陈那的因明著作计有:

- | | |
|-----------|-----------|
| 1. 集量论 | 5. 观三时 |
| 2. 集量论释 | 6. 因明入正理论 |
| 3. 观所缘缘论 | 7. 因轮抉择 |
| 4. 观所缘缘论释 | |

法称及其他的因明著作计有:

- | | |
|---------------|-------------|
| 8. 释量论颂 | 35. 观相属随顺论 |
| 9. 定量论 | 36. 成他相续疏 |
| 10. 正理滴论 | 37. 诤理论释辨义注 |
| 11. 因滴论 | 38. 诤理论释 |
| 12. 观相属论 | 39. 观所缘缘论疏 |
| 13. 观相属论释 | 40. 成正理灯颂 |
| 14. 释量论释 | 41. 成一切智颂 |
| 15. 释量论后三品释 | 42. 成外境颂 |
| 16. 诤理论 | 43. 观闻颂 |
| 17. 成他相续论 | 44. 观破他颂 |
| 18. 释量论疏 | 45. 自在天坏灭颂 |
| 19. 释量庄严疏 | 46. 大观量 |
| 20. 释量庄严疏 | 47. 小观量 |
| 21. 释量论疏 | 48. 破他品类论 |
| 22. 释量论注 | 49. 成彼世论 |
| 23. 释量论第三品释 | 50. 读诵法藏法 |
| 24. 释量庄严疏极正确论 | 51. 成刹那坏灭论 |
| 25. 讲因三相 | 52. 成刹那坏灭论释 |
| 26. 定量论疏 | 53. 决定俱所缘论 |
| 27. 定量论疏 | 54. 成破论 |
| 28. 正理滴论广注 | 55. 成相属论 |
| 29. 正理滴论广注 | 56. 成因果性论 |
| 30. 正理滴论前宗略 | 57. 成唯识论 |
| 31. 正理滴论略义 | 58. 内遍满论 |
| 32. 因滴论广注 | 59. 显示因真实性论 |
| 33. 因滴论注 | 60. 抉择法与有法论 |
| 34. 观相属论广注 | 61. 庸愚所入辨析论 |